

A：伴存關係 contex

房間裡有螞蟻。

我看著壁癌生長，破碎餵食牠們。

螞蟻們安慰我，這一切都會過去的，你只是還在這個階段。衣櫃上方疊滿書、電風扇還有一顆巨大的保麗龍，那是海邊撿來的紀念物。他們是我的伴存，一件與另一件有關的，任何東西都是。我記起橘子說，太弱的人，就會思考太弱的事情，就像浮潛，只能看著海底。

所以我才會一直想要養寵物嗎？任何東西都可以，野小貓、野小狗，或者壁虎我給它也取過名字，不過有一天發現它卡在門縫，乾死了。為小壁默哀之後，有點發現我看待事情的角度變了，例如說，如果任何事情是一種伴存，那麼，我其實也被牠們保護，無論是螞蟻，還是我曾經餵食過的野貓們。

我不得不提到母親。

一如母親不得不想到我們一樣。

地震過了，水從路中間冒出來，那是自來水管，因為自來水管都是淺埋，重車（卡車、遊覽車）經過就有可能震裂，更何況是五公分的位移。那日，母親急忙趕來，從遙遠的北部，搭客運到我家門口，才發現我根本不在家，因此在旁邊的便利超商，跟著店員聊過半夜，直到清晨。

母親並沒有責怪我們。

看見我們時，向我們揮手。

但我卻感到不安。

是的，螞蟻快速地生長，築巢，牠們原來也許是黃蜂、胡蜂，只是不知道為什麼，捨去了翅膀，開始構築社會，牠們社會性相當地強，負責照顧幼蟲的工蟻，會挑選適合的區域安置小蟻，例如溫度，對於牠們的生長都有害。只要有人類社會的地方，就會有螞蟻，沒有人類社會的地方，例如南極，螞蟻就不存在。

母親給我一罐噴霧，相當刺鼻，朝著壁縫噴去，螞蟻屍體堆積。

我身上都是那個味道。

清潔。

我開始學會了清潔，只有清潔，才能夠與他人伴存。海邊撿來的紀念物，我在想，什麼時候才要該它告別，不過日子所剩不多了，我想，這只是其中一個階段而已，只要好好寫字，好好讀資料，好好掃螞蟻，很快就會過了吧。我噴著櫃子，一不小心就睡著了，聞著刺鼻的藥劑睡著。

醒來時，我看見，保麗龍融化的樣子。

像極了月亮。

「螞蟻化石年代為一億年的白堊紀，直到開花植物逐漸繁盛後，螞蟻的種類開始多樣化。」

——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

月土

沒有異狀，在宇宙中漂浮的十天裡。

妳思考著清潔。

幼年時期，母親帶著妳走在藍鯨之骨下。藍鯨骨頭飛翔，妳也是，第一次學會飛，它們在天空，染上了博物館的氣味，妳不小心闖入了地下室，一層層堆滿了那些無法被展示的骨，沒清洗、脂肪與血土混合的原物，在漆黑的桌上，妳找到了月亮蟲。

是大學二年級的某日凌晨，暑假尚未到來，妳在林森路公園牽著腳踏車，伴侶抽著菸離去，妳討厭這個味道，突然聞到刺鼻的臭味，有男人從後面抱住妳，妳掙脫了，靠著幼年時期學的空手道，不，也許只是幸運，妳知道量級的差異，但奇怪的是妳還是拼命地掙扎，妳死命看著他，大吼，耳鳴，最後男人逃離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月亮還是掉下來了。

第一次月亮掉下來的時候，妳浮起來，地面上的人都離遙遠，不可觸及，化做細小的遠觀微型，哇啊——好高。以至於，後來的日子裡，只聽見母親當初的聲音，柔美、充滿耐心，慢慢解決妳眼睛所見的所有事物。

在宇宙中間。

月亮裡。

房間。

地球旋轉，十次。

十次。每一次旋轉，妳都嘗試想要對月亮說明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但是月亮太大了，又很恐怖，在妳身上所發身過的事情，也太大。兩個太大的事情是無法好好的溝通的，只能像星系一樣保持距離。有時候靠得太近，妳的語言就被摧毀了，被摧毀的妳，只能靠著母親，再次回到記憶裡面的博物館，聽著母親澆花的聲音，母親說她把陽台建成花園，

說是花園，母親將一盆盆精心剪裁過的花，疏理成向外的樣子，莖葉掛在欄杆上，垂向行人。她說，我摘了一朵黃色的花，要給妳，妳放在房間裡面吧，很可愛，現在我把它插在玻璃瓶，等開花。妳回家之後，如果蝸牛、毛毛蟲沒有把葉子吃光光，那回家之後可以放到的書桌上。

妳靜靜地聽著。

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

妳說：「妳們都知道我差點被強暴的事情吧。」

月亮停止轉動。

任意擺放時間，更往後一點。

終於停下來了，妳緩緩降落，但是其他人都開始同情妳了，妳想，為什麼呢？好像只有小倩不會露出那種，難過的表情，妳難以想像小倩知道這件事，或者她會怎麼想，不知道，但也總比知道還要好，妳決定跟小倩住在一起，渡

過大學的最後一年。

在家裡整理行李的時候，暑假輕易地離開了。母親哀傷地問說：「妳還好嗎？」

「沒事的，我已經在在科學博物館找到工讀了。」

「我滿擔心妳的，妳還要外出嗎？」

「不會，那邊的伯伯阿姨，都很照顧我。」

「我們家缺這種錢嗎？」母親卻自顧自地哭了出來，是那種一發不可收拾的，像是怨嘆整個世界。妳皺了皺眉頭，母親像是洞穴裡，看到的那種憂傷的小蟲，便想起李伯說過，他在高雄顧過一間清水寺，旁邊有個洞穴，四通八達，沒有人在顧，可以隨意探險，往往會有觀光客走進去，碰到死路、岔路，卻迷路在裡面，甚至走了一個小時卻支撐不了的。李伯說，救出來之後，看到陽光，他們就哭了。

妳說，什麼都不記得了。

但是母親哭的樣子，令妳感到十分痛心。

因此在前往學校宿舍的漆黑公路上，妳看見了如影隨形的月亮，並慢慢地說給母親聽。有關於清潔自己的身體，以及，妳遇過一次，真正的漂浮，自己是如何真正離開宇宙的——。

說著這些。

妳開始想念起溫柔的小倩

月亮又再次變大。

開始工作之後，日子相當的單純。

妳偷偷觀察著月亮的生長狀況，幸好，沒有繼續變大，但是那天母親在車上的情緒，確實又讓它變得更大了。但是，變大的月亮就一定是壞事嗎？如果我能夠跟月亮相處，不要這麼害怕月亮，會不會就不會有問題了，妳想，但接著想，不要，我為什麼要接受——顏色變深了，但不是妳的錯，妳想。水流過妳的手，冰冷而真實，妳把塑膠袋裡的陶片放入籃中，並且先用清水泡過一次，接著搖動籃子，妳喜歡這樣慢慢搖動它們，像是喚醒嬰兒一樣，把多餘的泥土剝除。

像是去除胎衣、臍帶、胎盤，最後也要洗過原來的塑膠袋，注意不能讓標籤跑掉。等乾燥後，再用溶劑、刷子，慢慢清開骨中的洞坑。妳看過李伯、其他阿姨們帶著口罩，坐著小圓凳，把藍色大貨籃反過來，放木板，當桌子，慢慢清刷。

知覺慢慢醒來了。

那使妳的手感到痛，有了痛覺，那使妳開始思考，對著骨簪、陶片、破掉的髑骨問：「你們最後要去哪裡呢？」

「放進倉庫。」李伯說。

他在前方捏著小夾鑷子，眼睛看著骨頭中的洞，他拿著石片，慢慢比對。

而其他無數件待清的貨件，都堆在旁邊，用藍色大籃子裝起來，包塑膠袋，編號，高高堆起，妳仰望的時候，有點懷疑會不會太久了、清不完了。會不會發生不好的事情？不過事實上，它們安定的跟妳說（藉由無數次刷洗告知），不會的，總有一天，我們會通通進到市政府下方的倉庫裡，或是樓上的玻璃冷氣櫃，給孩子們在上面留下手印。

我們有地方可以去的。文物們說。

重複的清潔是有意義的。

李伯聽著收音機，妳則是從中辨認出哪些是泥土的部分。

工作沒有停，因為遠方的挖掘也沒有停止。

妳去過一次遺址。

但因為工作習慣的關係，以至於妳看著一整包一整包初出土的遺物，感到有些疲累的想，哇，這麼多土，為什麼不清一清啊，不過更遠的地方，枯瘦而黝黑的男人拿著鍬，用力刨著生土層，後面跟著穿著制服的研究員，拿著黃色的尺量著探方。三四十個的探方，不能搞錯方向，那些文物出土後裝進袋子裡，用顏色與數字標在塑膠袋上，在虛擬的紙上面

妳的籃子是黃色的，成本一個三十元，倒入以夾鏈袋封裝好的人骨、陶瓦片、瑪瑙珠。那些長短大約不出十公分，有些很小，黏著難以沖掉的泥土。所以妳聚精會神，在地下室裡面，把一籃一籃的文物清洗乾淨。

李伯教人的聲音很好聽，很像系上的一些會先微笑的老教授：「有些地方妳看，眼睛這裡比較深有沒有？」他拿起一具人骨頭部上端，有些深色、裂開的地方，指著眼窩。

「或者像是這樣，妳看他們的牙齒周圍，這種就代表牙周病。」他指著萎縮的齒槽尾部，有些過份短小，或者缺漏，牙面的部分也有凹凸不平。

「這是牙結石。」

「妳看這個牙面。」李伯說。

不平整，像是有細小的河流。

「這叫線狀齒釉發育不全，」他接著講，「缺法郎質。」

「他們為什麼會這樣？」

「問的好。」

「大部分都是因為壓力大。」他說。

「我可以看這顆嗎？」妳指著骨。

「好啊，妳拿著。」

李伯戴起手套，也給我一副。

雜亂的桌面上，他有一個專門放用具的地方，那邊堆滿了竹刀、刷子還有一把小平鏟，那把小平鏟根本用不到，鐵刀部分還亮著黑漆，桌面還有一堆筆，五顏六色的，以及便條紙。他不小心一扯，那些用具便沿著桌緣滾下，哎呀哎呀，旁邊的阿姨喊著，好像那些是她們弄倒的一樣。

「啊，糟了。」妳喊。

「沒關係。」他脫下手套，露出一截截的指節，因為年老的肌肉流失，關節特別突出，妳注意到李伯指甲上面有塊黑色的瘀血，李伯的手指破掉了，因此不方便碰水。他的指甲破裂，可以從外面看到指肉，因為瘀血的緣故，這種傷口看起來很難以癒合。

妳也蹲了下來，一起拾起落物。

妳問：「會痛嗎？」

李伯說：「習慣了。」

這看起來很可怕而已，但如果習慣不要碰他，就不太痛。

聽說，他在遺址刨土的時候，被小耙弄傷了手，對方是一個跟她一樣的工讀生，一樣從經濟自立工讀網站上，找到這種政府核可，且保障給助學貸款的學生申請。

李伯最後沒去醫院，在水龍頭下沖洗了很久。

指甲的瘀血，像是地板破出一塊黑洞。

如同黑油墨，傷口停在手上快一個月。

傷回復很慢。

久到後來，那個工讀學生已經默默辭職，但傷口仍在李伯手上。可以看見他的指甲形成一個小洞穴，裡面是黑色的肉。好奇怪，心裡習慣了痛苦，身體卻一直好不了，跟我完全相反，妳想。

倉庫外面有著可以停入貨車的空地，夕光照入室內。

一天即將離去。

月亮再次回到空中。

夜晚尚未清楚被明辨時，母親打了電話過來。妳接起，母親問，今天還好嗎？妳說，工作工作啊，洗骨頭、陶片，還有很漂亮的骨簪。母親問，什麼是骨簪？就是用骨投做的髮簪妝飾品喔。那不會很恐怖嗎？母親說。

「不會喔。」妳說。

「可是聽起還很不吉利耶。」母親說。

「去大一點的廟。」

母親令妳假日去廟拜拜，可以的話去點一盞光明燈，拿一包護身符。她不停地說，有時候繞著繞著，又回到了原來的表面。妳想，不停地向母親解釋自己，總有一天，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後來的最後，母親又再次問妳漂浮十天的事情。妳還記得嗎？是不是受到了什麼不好的影響了呢？妳很想說，不是的，我們已經太過遙遠，隔著手機，什麼都聽不到的。

宇宙裡，什麼都聽不到的。

妳想念小倩。

先是想起小倩、作夢、最後解釋如何清潔鯨魚。

妳想起小倩描述過的，過分炎熱的老人院。儘管是護理系一年級的必修內容，她們卻像是從某個地方，帶來更加必要的接納與寬容，小心翼翼地看照被束縛在椅子上的爺爺、把盥洗用品偷走的婆婆。不過她們會明白嗎？如果我們

這麼用心的對待他們，就只是讓他們活著而已，他們會明白嗎？小倩當時疑惑地說。

有些人，會一直走路，然後遺忘，因此繼續走，直到雙膝損壞。

或是不停地囤積食物，並且分享給一周來一次的護理系學妹們。

她們看著酸掉的食物。

小心翼翼地把她們的愛倒掉。

有一次，他們集體不安定了起來，掙扎、亂走、不願聽進任何哄慰的話。院長說，也許今天就會有人離世了。爾後，她才知道那日的病床上，有一位爺爺離開。

妳問她：「妳會害怕嗎？」

「很訝異，但好像更理解人類一點。」

小倩說，那個時候，她還談愛、感傷，或者是那種非常內在的感受。升上了大二時，她在醫學院的一樓大廳，凌晨兩點，見到她的前男友，彈鋼琴，很好聽的那種。後來她說，與前男友交往，一部份也是為了要學鋼琴，但後來也沒有學成。妳明白地點著頭，跟著附和，那個男生看起來也很善良。

「然後他就忘記了。」

小倩說。

交往一年後，有兩次，才使她發現男友存在者某種缺漏，第一次是吵架，大約是交往後的第四個月，他把那場架忘了。無論小倩如何提醒、引導，他總是說，不記得，我們會吵架嗎？接著便露出無辜的笑容，想要結束這個話題，小倩說，不、沒有，還記得嗎，你先停下來之後，然後賭氣離開的。

他露出善良的微笑。而第二次爭吵，是他忘記一起去過的泰國之旅，那是小倩與他交往的第二年中途。「他真的都不記得了嗎？」

「對，我引導過他，嘗試要讓他思考。」

「思考嗎？」

「正常人都能夠整理經驗，然後得出結論對吧。他不行。」

「那妳們都怎麼相處？」

「我們已經快要成為治療關係了。」小倩說。

「最近才發現的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是失憶嗎？」

「不是，比較像心裡的檻。」

「他說像是關在盒子裡面，所以感覺不到。」小倩說，「才把記憶弄丟了。」

「那妳怎麼辦？」

「我試過任何方法了。」

「任何。」

「他通通說印象淡薄。我也跟他說過、或是吵過，但他一直都是很遲緩的

狀態，常常到一個程度，他就無法繼續思考下去了，感覺不到。他看起來很可憐、無助，但我也沒辦法輕易地原諒他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小倩很堅強，說著說著，也沒有哭。最後一次，她對前男友大吼、把他們去泰國旅行的紀念品，在他面前燒掉，然而這些也無濟於事。最終，前男友說：好吧，我知道原因了，以前交往的女生，她們都是那種充滿情緒的人，跟妳一樣，會直接笑或是直接哭，所以我只要聽著就好了，但後來我發現，只會接收，也做不到任何回復，可能我有問題，可能太奇怪了，所以感覺不到，那會是我的問題——。

妳問，後來妳還有對他大吼嗎？

小倩說，沒有，沒有再去嘗試要讓他變好了，但我好像被強制拿走東西一樣。後來她獨自去找了很多縣市，去睡不熟的人家裡，跟他們出去玩，累了就跟他們睡在一起。

沒發生危險吧。妳問。

沒有，沒有遇到可怕的事情。小倩說。

那就好，要小心。

我遇過一次。妳說。

妳問室友小倩說，能不能借妳一晚，一起睡覺，比較不會想東想西。小倩答應了，小倩爾偶會帶著不同的男生回公寓，不過大部分都只是來陪她睡覺，或者吃晚餐而已。所以小倩很擅長在睡前聊天，令妳幾乎忘記外面的月亮，慢慢向西落下的時光。

小倩睡著了。

發出緩緩的呼吸聲。

有人陪著，就不會發夢。

夢裡妳會再次漂浮。

那日清晨妳在地板上看見啃食月亮的小蟲。

它背後有堅硬的外殼，只適用在平面移動的姿態，並且看似沒有眼睛，只用觸感，在上面咬出了一粒粒的小洞。那像是月面上的模糊陰影。

妳更加疑惑地想著，為什麼地板會被咬出洞來呢？

為什麼要咬破？

小倩在旁翻了翻身，妳找了一個迴紋針小盒，將它蓋起來。

咚咚。小蟲用身體確認盒子的四周。

妳叫醒小倩，彼時早上七點，妳們一同刷牙。小倩醒來時，並沒有感到任何一點不耐，就像是她仍在夢中，或是未曾入睡那樣，把睡眠與現實弄混了。妳清楚地聽見，水混和著泡泡流入地面，而樓上的房客打開水龍頭，或是沖水的聲音。咯沙——。與聲音共居了半年，奇妙的是，妳與小倩處的很來，假日吃她煮的肉骨茶麵，卻不會厭膩。

好奇怪，妳想。

「請勿。」妳複誦。

地下一樓的廁所，十分蒼白。

中午吃飯，那是少數能夠離開地下室的時間。李伯、阿姨以及妳會一起走出去吃，看看陽光。通常找附近的快餐店、便當店解決。

妳從籃子裡拿走了一根骨簪。

給月亮蟲吃。

不過，一直以來，妳仍覺得妳是被接納的那方，像是接納了啃食月亮斑點的小蟲那樣，被一個更加安定的存在接受。他們很溫和地問妳，從哪裡來呢？母親是什麼行業呢？父親在哪裡奔走著。妳怯怯地的說，啊，沒有啦。有時候，妳仍然聽到他們說，嘿，這麼乖、這麼細心的孩子，學期結束後記得回來看我們啊。妳知道那是如同夏天烤熱的土壤，自然變成乾燥溫暖的樣子，總有一天全部都會向下壓密。儘管如此，慈善而心腸很軟的妳，仍然覺得，這些會成真。

如果這是未來的工作，會不會過分乾淨了。

但妳喜歡這種感覺。

重複清洗，形狀清晰。

後來。

妳常常在午飯後剩餘的二十分鐘之內，悄悄的離開他們，到附近的便利超商喝養樂多。超商店員中午時快速、果決，因為此刻是所有勞動者們休息的時間。喝一瓶養樂多，等待便意，然後去地下一樓排泄。那會是妳獨自擁有的時刻，也是身體慢慢適應勞動的反應，在泥土裡面，忍不住多停留一個夏天的土蟲。妳會在廁所待很久，有時候沒有便意，就會在便利商店，滑手機，看看大學的時光有沒有變動。

習慣了每一天的日子，身體便會自己記住時間，但還是我們的意志強制地讓身體習慣了時間，卻不知道呢？妳在蒼白的廁所想著這些問題。有時候妳注視著牆上的標語，請勿投入異物。但妳真得太過認真了，連排泄的時間都十分固定，每一次，重複地想起小倩為什麼要搬走。

「請勿投入異物。」妳看著所的標語，想起背包的月亮蟲。

不是有些蟑螂能夠自己爬出污水管嗎？

月亮蟲自己能夠爬出來吧。

或許它就會變成別的樣子。

沒有恨、沒有痛苦、也沒有記憶。在廁所裡面，也不會看到月亮將要掉落的樣子，只是唯一的問題在於，這裡太過乾淨，讓妳覺得格格不入。

妳發很長的呆，思考著。

會不會改變些什麼呢？

像是月亮蟲那樣，妳想到，於是手摸進包包裡面，拿出迴紋針盒子。小蟲在睡覺，或者說，它像是剛剛游泳一樣，緩慢地對周遭的刺激產生反應，也不

會像早上那樣，四處竄動。妳開始覺得它可愛了，或許那是一個大工程也不一定，對它來說，真的是想在地板鑽洞，對它來說，那裡應該就是月球。

「所以月亮蟲真的存在啊？」

「是啊。」妳說。

小倩陷入了遲疑，她看著妳很久很久，妳也看著她。為了更明白地讓小倩理解，妳把空白的迴紋針盒子放在桌上，安靜地展示，並且在旁邊寫下說明，像是任何一間博物館一樣，妳看著月亮蟲慢慢爬行，如果把四周的燈調暗，那麼它便會休眠，從緩慢移動，成為動也不動的樣子。啊，小倩發出了聲音，妳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。

「要不要看月亮？」小倩說。

「月亮？」

「頂樓可以看到月亮。」

打開——原本期待看到的大月亮，在城裡卻看起來很小。妳眯起眼睛，跟妳想中的月亮比起來，現實的月亮太小了。小倩說，她在鑽研天文的時候，常常就是在外面待了一整晚，也沒有回家。

「其實我們也在宇宙裡面。」她說。

「是嘛，這句電影台詞。」妳說。

「是真的，宇宙裡面有一顆小行星就叫做高雄喔。」她回。

如果未來有一天，宇宙的一切都被寫進電腦裡面，像是神話所引，那麼回頭考古（二十年內存有考古價值）的人類學家，他們大概會發問：這個斷代裡從一個地名去挪用另一個地名，是不是一種遙遠的殖民，就跟紐西蘭一樣。接著，李伯可能就會接著問：那麼，問題來了，他們遇到了什麼樣的壓力，才會變成這樣呢？

為什麼要移植名字。

「那應該是——跳蚤？」小倩指著月亮蟲，慢慢地發問。

妳沒有說話，看著漩渦。

這也是一種清潔。

咚。

妳感受到痛。

盒子掉落在廁所地板。

月亮蟲，妳給它的新名字，有四個生命週期。卵，幼蟲，蛹和成蟲。兩側扁平而堅硬，適合存在毛皮上面，若是被咬到，在手上會有紅色一條條刺痛的傷痕。妳無聲而痛苦地喊著，不能驚動其他人。月亮蟲竄進了身體裡面，它銳利的口器用來吸吮，剛剛破殼的它，開始進食一切有機物，如果是在外面，那就是廢棄的土壤、排泄物、屍體或是植物。忍耐脖子附近刺痛，妳好不容易抓住了它，趕緊撿起透明的盒子，把它裝回去。

進食後的月亮蟲安靜下來，身體蜷起，安靜地編織繭。

然而，妳的脖子上已經留下一條明顯的傷痕。

回到工作間。

李伯問：「妳脖子怎麼了。」

妳羞怯地遮起，並撒了小謊：「抓傷了，我自己指甲太尖利。」

抹了藥，李伯給妳他的指甲刀，很奇妙的是，李伯的指甲已經不再生長了。剪著指甲的過程中，李伯解釋清潔的意義，如果考古發掘要花一個月的時間，那麼工作室中的工作往往要用掉六個月以上的時間。記錄標本的長、寬、厚、重、形狀、顏色、材質、保存狀況等。

有些標本還得另外處理，例如，修補碎裂的標本，替重要的標本拍照，把骨骸交給專門的學者分析研究，木炭拿去實驗室測定年代。除了處理標本之外，同時也將所有的記錄（文字、圖稿與照片等）歸類建檔，以方便日後查詢。

這個儀式的意義在於。

藉由清潔與修補，歸納與整理，最終幫助我們建立遺存。

那是過去人類所遺留的物質的總稱。

好熱。

頭好痛，幾乎是擠出求救訊號地說。妳說：

「我清潔了啊，我清潔了那麼多次，但是月亮還是沒有消失，怎麼辦。」

「妳的月亮與月亮蟲是伴存關係，我解釋過吧，某一遺物和其他考古遺存共同存在的關係及意義，妳和蟲和月亮，三個是一起的，妳們彼此解釋自己，最終要找到清潔的意義。」意識的邊界，想像中的聲音說，好像是李伯的聲音。

妳的頭很燙，意識模糊。

急性月亮蟲斑疹傷寒。

因此，倒在地上的時候，在門外似乎看見了月亮，小小地發出光芒，在對面的樓頂上。哎呀哎呀，失去意識前，阿姨們發出了驚呼聲彷彿是自己昏倒。

太多光芒了。

妳想。

「睜開眼。」母親說。

「不要。」妳掙扎地說。

「快點。」

月亮上，那些經過妳的手洗過的人骨、陶片，緩緩從天空落下。混合溶液從山邊流下，丙酮、乙醇、逆滲透水、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，從露出的古鯨魚的充滿油脂的尾骨，像是噴泉一樣順流降霖。古鯨魚的尾骨從山邊露出來，指向宇宙，月山滑落石頭，發出掉落的聲音，妳聽見。

但母親撥開妳的眼睛。

壓著眉毛，將妳的眼皮撥開。

「妳沒受傷，知道嗎？」宇宙發出母親的聲音。母親說，「妳還能繼續好好的活著。」

「但我好害怕。」妳哭著說。

一片片包覆古鯨魚骨頭的敷劑紙塑膠片，從月山的邊緣流下，流到妳的腳上。月山的黏土很黏，陶土一般的觸感，卻會整塊從山的邊緣咚咚落下。妳聽見母親，但沒看見她。母親又說話了：

「妳怎麼能夠被打敗呢？」

「但我好害怕。」

「小時候讓妳去學的跆拳道，有派上用場啊。」

「我只是逃出來，沒有戰勝它。」

母親的聲音漸漸被月上稀薄的空氣稀釋，或者說，被光線稀釋。妳聞到乙醇的味道，令妳幾乎想吐，地下一樓幾乎都是這種化學氣味。當時那條毛巾上面，就是這樣的味道，充滿化學地揮發臭味。真的會有化學味道的毛巾啊，妳想，真的這樣會令人昏厥嗎？但妳感覺到自己幾乎像是月亮蟲一樣無助：「但我好害怕。」

月亮蟲移動了，向下鑽了鑽。

妳咳嗽，喉嚨因為乾燥，向黑暗劇烈的咳出空氣。

母親說，這裡是月亮，月山。

為我們修築步道。

妳向下看，樹林之中夾雜著灰色的土堆，山林的霧氣，緩緩上升。月亮太大了，但月亮蟲努力的鑽啊鑽，鑽啊鑽。把那些阻礙的山、樹林都一一排除，它就一直往前，妳跟著走，空氣似乎越來越稀薄。月亮馬呂斯火山地區，月亮蟲在這停下，裡面有個寬廣的洞穴，寬大約一百米，岩壁很冰涼，可能有可以做為燃料用途的水冰沉積物，這很適合躲藏，妳跟著走，母親的聲音從熔岩洞裡冒出，未來人類也將在此定居，裡面很長，適合移民，妳是第一個，我的女兒。越到裡面，結構似乎就顯得越穩定，後來，妳們幾乎在黑暗中慢慢摸索而行。

太陽系後面的光，有星星的暗處。

母親說，妳看，到月亮後面了。

我能夠好好引導妳了。

眼前，一個茫茫的身影在妳面前。

男性。

手上拿著毛巾。

疑惑地、膽怕地，同時緊緊抓住妳的手。妳的腳踏車、眼鏡，摔在地上，同時，眼淚也不停地掉下來。妳發出，後來自己描述那般野獸的聲音，一如那天，令那個男人倉皇逃之。像是要穿破這個星系上的空氣一般，在肺裡面，威嚇月亮、威嚇古老的鯨魚、威嚇這個模糊的身影。妳大吼，穿過月亮被鑽過的空洞，洞穴破掉後，再也無法躲藏人類，什麼都破地碎碎的。

月亮蟲被彈起。

離開月面。

男人也是——

沒有憐憫。月亮更近了些，幾乎要落下了。

妳想起，

那天晚上一路上哭著回到宿舍，在宿舍裡漂浮十幾天的宇宙之旅。不能再獨自睡著，不然月亮就要碎光了，妳哀傷地想。前男友說：對啊，妳不能再讓它們變得破碎了，我們都將會受不了。妳哭著對他說，為什麼，就不能接受破碎的形狀嗎？前男友焦慮地點起一根菸，他唯一的反射性解壓方式，妳生氣地扭頭就走，啊，又碎掉了。妳回頭，林森路上空無一人，妳不明白，為什麼他沒有追上來。

妳站在公園旁打給他，語音通知過了良久。

突然，妳被男人從後面抱住。對方拿著一個有化學氣味的毛巾（粗暴而笨拙），嘗試要摀住妳的口鼻。妳害怕的僵住，腳踏車以及眼鏡摔在地上，手機也是，仍等著通話。

掙脫了。

但是，地球失去引力，恐懼與月亮如影隨形。

月亮落下。

今天校安信寄到全校師生的信箱裡了。

有人被卡車撞死、遇到怪人、差點被強暴以及自殺，校安信就會再一次以文字寄出。就像是信箱內的無數封博物館特展信、音樂家演奏信、校慶通知信，讓大家注意，有東西，正飛在空中。

月亮看著妳。

要變成月亮鯨魚了——。

在博物館裡面，被孩子們摸的玻璃外面，他們正在看著，從月亮掉下來的鯨魚骨頭，小倩也是、男人也是、前男友也是，甚至有部分的妳也是看著那根數十米的巨骨。特展的說明裡，因為通過時代洗練而逐漸下沉的巨大骨頭，染上的月亮的顏色，所以才能夠被重力拋棄，再次擁有自己的引力。浮上來、浮上來。

只有小倩不會問，但她最後也搬家了，因為妳的傷開始殖民一切。

打了抗生素，吊了一管點滴，在醫院裡妳感覺好了點。

妳想起那些膝蓋磨壞的老人們。

茫茫，洞裡飛入蝴蝶。

洞仍很長。

月球上躲避未來人類的熔岩洞，五十哩。

岩洞裡拿著鑿子的臺人及日軍，六哩。

從床上掉下來，無數的小孔，毫米。

妳知道，那之後男友雖然與妳經歷無數次分合，最終在妳無數次問著為什麼不能接受破碎的形狀時，他終於找到某種理由了。他說：「妳不能這樣害怕月

亮啊，那時並沒有真的被怎麼樣——」

碎光了。

小倩提過的失去語言的男人。

坐在洞裡。

妳哭著問他，為什麼，自己的男友會這樣說話。

男人微笑，擅自建造了一個岩石內洞。裡面沒有聲音，也沒有記憶。他說，這是泰國的洞，很多人受困了，但沒關係，我會分給他們自己正在吃的藥，也會教導他們，自己是該如何思考的。但我們不會傷害彼此，這裡很安全。

但是洞還是會被自己鑿穿的。

晚上，母親來探望妳，妳說，我沒事，我們回家吧。回到妳的住屋處，母親問妳，妳為何能夠說得如此冷靜呢？妳想了想，但不知道怎麼回應。後來母親坐在沙發上，妳則是靠在她的身上，看過一個又一個電視節目，喃喃，為什麼都這麼像，母親說，他們都練習很多次的，將來有一天，妳也是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。妳問，妳怎麼就能知道，在途中，不會遇到可怕的事情呢？風在高處，白天的月亮非常的稀薄，母親摸摸妳的臉，再經過耳朵，搓搓耳垂——

妳想起那天晚上。

「不，這是月亮蟲。」妳堅持說。

妳拿出手機，拿出了那封簡訊。

「原來月亮蟲真的存在啊。」小倩說。

小倩說，這樣好可怕，真的，只因為妳是女生，就得一直面對這樣的恐懼——洞穴的地面，一直沒有任何洞靜傳出來了，聽不見聲音，妳什麼都沒能感受到。妳握緊骨簪，露出尖的那端。街上那些野獸們，對著彼此吠叫。

妳聽見了，月亮凝視它們的聲音。

李伯洗刷著陶器、人骨。接著將它們放在最底下，籃子的最底下，然後再重新排起、堆高，將要碰到一樓的天花板。接著再重新洗刷、排起、堆高。妳想起來了，那些無數次交代的。「千萬不要弄混了。」弄混的話就錯了，死定了。妳想起了失去記憶的男人，但妳不希望只是被當作需要治療的人。那樣太憂傷了，一輩子都只能在洞穴裡面聽，而且會失去所有感受。妳說，不對，再更早，那不是一次，而是無數次，也不是曾經，是原因，在浮起來之前，在月亮碎掉之前，在語言破掉之前，在那天意識到原來月亮是無所不在，而無處可逃之前——

「會痛嗎？」

「血乾掉後就不會了。」

「繼續洗吧。」李伯說。

「為什麼要繼續在這裡呢？」

妳並沒有回到位置上，像是一個靜巧的學生，等待更多的答案。妳知道，什麼東西正在磨壞。或者只是變得破碎。而土下，所有生物骸骨都慢慢地以地

球旋轉的速度，變成月亮的顏色。

經過漫長的隧道，李伯的意識像是一隻蝴蝶，慢慢飛出。

他緩慢地抬頭：「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

妳小心翼翼地問。

李伯拿起骨簪：

「骨簪，是一種裝飾物，類型學上的分類，我解釋給妳聽，類型學是以共同的特徵為基礎，按類型將器物進行系統組織，而分類代表著將遺物或遺跡依考古學家認定的標準，系統性的區分為不同的群組，考古代表著將這些遺留，人們的遺留，展示到所有人的面前，沒有疑惑、沒有多餘的擾亂。這就是清潔的意義。」

「能一直展示到永遠嗎？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嗎？」

在家裡，妳吃了一些藥，然後趁睡意襲來之前，做在書桌前面，拿出背包裡面的月亮蟲。月亮蟲破繭了，等待一點震動，便能開始吸取寄主的血，並且開始繁殖，就跟所有的恐懼一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永遠往下鑽，並且遺留洞穴。妳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，打開書燈，燈光照在小蟲的身體上，透過它的肉體，拿起大頭針，妳吸氣，看著手機上的圖片，瞄準了它的心臟。

釘死在書桌上的月亮蟲。

妳寫了十張字卡。

代表著它的生長過程。

一面寫著展示板，一面想起來過去的所有事情。

月亮還是小小顆的時候，在洞穴裡。前男友摸著它，問說，妳要嗎？妳感到害怕，但這是他問了第十幾次，而且，自己也早已下定了決心。妳看著決心，也看著他，決定在繼續挖深一點，可以吧。妳說。或許那次跟後來的無數次分合有關，妳知道，月亮蟲永遠抵達不了。只會把周圍弄得髒髒碎碎的。但妳知道，博物館殖民了過去，而妳將殖民月球。對，再問一次，妳說話。生態系在宇宙緩慢成行，妳知道那終究是什麼，永遠都說不完。

閉上眼。

睜開。

妳默默地、緩慢地吃光骨簪，吃掉月亮的光芒。

土葬

洋蔥醒來之前，我想了很久關於土葬。

那是我們創造的一個小小的，不會妨礙到任何人的，略帶著風險的儀式。我覺得很像家的原型，有自己小巧、獨立的空間，能夠留下什麼，以及日後能再回來探望這個大洞。洋蔥說，他反而覺得這個儀式太安全了，幾乎沒有任何一點風險。不會有死亡。聽他這樣講，我反而內心擔憂了起來。

我再次把手指靠近呼吸管。

有微弱的氣流。

沒有雨。

那是某次，我們去了海邊，洋蔥不小心跌進了遊客挖的沙坑，陷在沙裡。我們激起某種，年少的好奇心，將洞挖得更開、更大，能容納一整個人。第一次，是我躺進去的，裡面很暗，我緊咬著唯一連通到地面上的管子。一開始很想掙扎並逃走，不過，我夢見了年幼的時候，母親洗碗時我會在她身邊，她總會挑一個故事，然後講給我聽。裡面總有一些戒條，老必死、賭必敗。那是從我們鄰居身上長出來的，攀附而活，在青苔無貓的窄巷中，聞到潮濕、腐爛的葉草。很小的時候，我便學會祈禱、交換、並且等待下一次祈禱。

向著那片巨大的落地窗之河。

模仿母親雙手合十的姿勢。

想著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父親，或是上帝公、大王、太子爺。

年幼的我會這樣想：如果今天回家時，我能看電視，打開電視的時候，一面聽著門外的動靜，一面忐忑地看著閃著亮光的魔女，一口被黏膩膩的怪物吞下，我覺得祢存在，找到家中的食物水果，放在窗戶邊，感謝今天能夠獲得快樂，不過往往後來，我會忘記它們的存在，忘記母親親手將食物全部都拾起。

母親說：「這永遠會是你的家。」年幼的我，相當地感激。心中看著落地窗外之景，行人以及對岸漸漸升高的建築藍色鷹架，什麼都不認得的工程巨大機具，隨著我漸漸長大之後，我便能理解，原來為什麼我們需要建造，因為建造了什麼，才能繼續跟所有人對話著，譬如我的母親。

而如今，我跟母親的話語，也只剩下了工作以及更多的窗外的建設。

母親感到很遺憾，當初那——麼漂亮的景色，怎麼變那麼醜。

我不忍心聽到她說醜。

便在黑暗之中，推開胸口的土，所有的感覺都隨之湧入，光芒、聲音，但是那種與母親好好談話的感覺，也一並留在身後的大空洞裡。海水湧來，在洞裡積成不流的水，並且侵蝕洞壁的應力，沙子做成的牆壁剝落，我覺得這樣也讓我很傷心。

後來，我跟洋蔥說，這樣能讓你想起家人。

在海邊，洋蔥看著滿臉沙子，對著偷偷流的眼淚與海水的我，滿不在乎地

隨口說：「反正洞隨時都可以再挖，要是我，我還會待的更久。」

日首

土葬前一個月，我陪洋蔥去見他的父親。

在車站的麥當勞中，父親套著好幾件外衣，灰灰的藍牛仔色，戴著口罩，坐在沙發上，等著洋蔥。他的爸爸很擔心洋蔥，在鄰居都開著漁燈，在夜晚的港邊悄悄駛船時，隻身一人搭了五六個小時的鐵路，撥通了電話。洋蔥的父親中途幾次無聊的睡著，口渴了、餓了，找不到賣便當的台鐵小蜜蜂。好不容易在長長的日光之中，火車終於抵達地下。所以，洋蔥的父親必須教訓他的兒子。

但剛好的是，洋蔥才剛剛決定要土葬，此時他的心中，十分的混亂。

我很少看到他這個樣子。

早上，他在房間內發出了「碰」的巨響。我趕緊跑到他的門口，用力敲門問，沒事吧？他用擠壓過後，勉強發出聲音的音調，說出他沒事。我摸著門，門有些冰涼，於是提醒了他：「搬家車 11 點就到囉。」

早上我問他：「回台北後，沒人會找你嗎？」

「對的，我爸還在忙，直到下個月底，他應該都在海上吧，然後準備過年，他才有時間管我。一直都這樣。媽媽人不在台北，她不會來找我。」洋蔥練習笑著說：「不過，我有和妹妹說過。你不用擔心我。」

後來，打電話給他的妹妹時，她只是說。

她不記得有這件事。

我們坐在狹小的轎車裡面，那是母親在台南的朋友，她有一個也是做土木的老公，跟我和洋蔥一樣，然而對她不太好，更應該說，是那種注意力不在自己妻子身上的男人，我也不太明白，那他都在關心什麼。不過好處是，她的兒子相當的疼愛她，阿姨自己也相當的能幹，能夠順手照顧朋友的孩子。

車子一上了高速公路，眾人便沉默了下來。

我感到相當羞愧。

因為我並沒有那個能力，讓車內的氣氛保持愉快，照理講，應該是我的責任才對。阿姨從國道一號，轉至國道八號，天空相當地高，雲都很遠，均勻的讓土壤受熱，她開口問了：「啊，你回家有什麼打算嗎？」她應該是指，我要怎麼跟我母親講。

「回家後——，不知道她耶。」我遲疑了相當久。

「不知道啊？」

「嗯。」我說。

「回去要多關心她，好嗎？」阿姨說。

我並沒有像平常一樣感到厭煩、或是遲疑。

相反地，坐在阿姨的車上，卻無法回答關於她想知道母親的事情，我感覺我的研究生涯，離開母親的日子裡，沒有任何長進。我看著很遠的雲朵，逐漸變得很近、很近，夾道的山越來越多，偶爾車速慢了下來，不過最後還是到達了多雲、濕熱的台北。

那天下午的天氣，就像爛在臭爛的濕泥土中。

洋蔥跟他的父親，如潰敗的士兵，並排坐著。

裡面有點濕，從土裡長出的馬鈴薯薯條，洋蔥的父親一動都沒有動過。只是看著，看著他說出來的話，洋蔥對著前面的番茄醬說話，沒看著父親，不過父親也是看著番茄醬。

「你的爸爸要來，那你該跟他說什麼？」

「跟他坦承吧？」

洋蔥說。

洋蔥的父親聽著他描述自己模樣，並同與記憶中的孩子相互磨和，不過，洋蔥描述的很痛，痛的方式太複雜，對洋蔥的父親來講，在那個簡單顏色的年代，兒子的生活充滿了對立的、不調和的想法。他知道，他已經快要聽完兒子的一生了，這一生也要結束了。

最後父親仍然打斷了他。父親說：你一定得這樣思考嗎？不能設身處地想想其他人嗎——洋蔥記起從土葬結束後，全身細胞剛被喚醒的饑渴，陽光太亮，似乎自己只屬於的地下。

他哭喪地說，不能就相信我嗎？我會找房子，好好生活，我會做給你看。

父親非常生氣，像是這輩子第一次憤怒。

原本一開始，他打算說一些簡單的東西。

不責備、不說教。

但是。

這些話語都化為一個很長很長，無從校正的一次航行。他說：

「你說你做的到，在我這邊看來，就是沒有。

你自己沒有中心思想，所以才會一直混日子。你自己想想，我該給的都給了。學費？給了。生活費？給了。你要研究所，我也給你了。現在呢？換你做給我看。我跟你需、需要什麼了嗎？沒吧？只是想要你正常一點，要求不會過分吧。你自己想想，你花費了多少的心力、多少的時間。每天像個無頭蒼蠅，你要我怎麼相信你正常？你要證明你真的正常啊。

我知道你真正打拼了——但是，你、你知道什麼是『竭盡全力』嗎？以前我爸都不會對我說這麼多，他只會打人，做錯也打、心情不好也打。你阿嬤也會被連累到，所以她才會這麼早走。你阿嬤走了之後，我那時還很小、很矮，在你叔叔們當中，都被欺負的很慘。阿公什麼都不說，只會抓著我的頭兩邊，把我的頭拉高，然後脫下我的褲子，捏我的雞雞，說為什麼都還沒長大。他根本不會表達，他的表達就是罵人。

你阿公生氣，會叫他的兒子跪成一排。

但我知道，時代不一樣了。跪在那邊，也不會有什麼改變。你爸爸我已經很開明了，比起他們，我並沒有虧待你半分。（洋葱的父親看穿兒子的眼底）（低頭不語）看著我。你說看看，我哪裡做錯了？（沒有）為什麼沒有？那你為什麼會這樣？你不需要我把你的褲子脫掉吧，我也知道你長大了。我很少對你說這些，別的爸爸也不、不會說這些給兒子聽，但我得要扮演很多角色耶。我們並不是一般的家庭，說過很多次吧。

（洋葱的父親喝了一口可樂）

我老了。坐在火車上，很累，卻不敢睡覺，我怕我坐過站，車廂又很臭、很吵。但你妹妹每天忍受車上這些東西，卻還是表現的很好。我問她會不會累，她有次跟我說一句話，我覺得很有道理，就是『家永遠是家』，沒錯，我也永遠是你爸，你也永遠是我兒子，你也得要永遠照顧你妹妹。她現在就很棒，雖然人在花蓮，但是還是會賴我，給我一通電話。一個父親兼母職，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你知道嗎？別人家庭只要做一件的努力，我要做兩件，我有讓你感覺不到媽媽的溫暖嗎？（沒有）沒有，沒有你為什麼表現這個樣子（沉默後，洋葱說：沒有）那你可以做給我看嗎？證明你妹妹說的是對的嗎？」

父親對兒子說，「你從未在乎過我們。」

「你真的要長大，好好的長大，真正的長大。長大的定義你懂嗎？就是、就是.....。」後來，妻子的離開，使他得成為母親。

駛到盡頭時，他發現洋葱累了。

兒子搓著桌上的巾紙，捏出無數顆紙球，有的在番茄醬裡，有的濕濕、水水的。然後他不曉得目的地在哪，也不知道是否應該離開，回去將船駛出漁港。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，有點太超過我的承受了，我想，作為兒子，洋葱應該比較能夠忍受一點吧，但再聽下去，恐慌就要跑出來了。不過，我也為洋葱代禱，也許通訊、網路失聯的時候，洋葱的父親會好好想想，就跟今天陽光照著車廂的時候，他也想著洋葱。

我並沒有讓洋葱的父親發現我，便悄悄的走出麥當勞。

我嘗試想著，如果我是洋葱，該如何說服父親。

還是太複雜了。

對面二樓的肉亭、星巴克，看的見模糊的進食中的家庭。我想起我的母親，父親下跪求著她，求著她讓她出家後，對著她說：「感恩大德。」留下很多很多的空間，在家裡空出來了。我都沒有再去看那裡，也許會有幽靈。

後來，為了活著，母親拿著學生時期的證照，當餐廳出納收帳。

也是在那時候，認識了台南的阿姨。

老闆也會叫她幫忙場外的事情，她就做。

她會用真正謙卑的方式，幫所有客人點餐。如同祭拜一樣，尊敬土地公、大王、上帝公，大家就和樂融融地相處，彼此不相犯。母親也養成習慣尊敬起一切，家庭、兒子、丈夫。有時候，我們彼此都難得空閒的時候，都會忘記曾

經有親暱的感覺，大部分都坐在沙發看電視、或者散步，對著鏡頭笑。有時候，我覺得我們太崇敬這一切。

洋蔥的父親離開後，我和洋蔥去領腳踏車，看看兩天後的土葬地點。

我們活得就像，無所憂慮的人。

負擔尚未形變，但一切似乎就要開裂，應力增加降伏。穿梭在行人道上，洋蔥偶爾將手放開，而我思考關於洋蔥失去母親的過去，恣意想像他的人生。我們聊起了這裡的房價，過了橋，比較便宜些。橋上展擴了一片河原，今日陽光太熱，卻又將些陰溼、深埋土中的有機質，注入了養份。讓他們增臭、擴張。有些雨下過的，都會變成嶄新，或是逐漸成為某個灰色中的原塊，收納在狹仄、住著野貓的青苔窄巷。

沿河，可以到任何一處。路的盡頭，就是一座橋。

「怎麼有人躺在河上？」洋蔥眯著眼。指著沙洲上的模糊的人影。

「不，他在移動。」我們趴在橋緣骨鋼上，後來，經過我的善意的提醒，洋蔥還是打了一通電話，打給他的父親。雖然，洋蔥連第一句話無法好好地控制聲音，聽起來有點像哭，問了他的父親說：「你還好嗎？」我為他感到擔心，他是否能夠好好的，用完整的句子表達完整的意思。

那個緩緩乘著保麗龍的人，帶著釣竿回到了岸上。

後來，洋蔥只是低著頭，對著電話，一直說沒有、沒有。

豢養

其實，洋蔥的故事裡，很多部份是假的。

我不得不開始我的謊言，儘管我不願意對母親這樣做。但我害怕說出真話之後，更得要下定決心，說出更多謊話。如果母親問起，我會說，我和洋蔥正在吃飯，並且將手機裡豐盛的菜色，傳給母親安心。然後會說，今晚會早睡，明日還有工作，便早早睡去。有時，我真以為洋蔥在我旁邊睡著，直到踩到地板的棉被，誤以為他仍在那裡。

雖然只是暫時離開一個多月。

其實從未回去。

來到台北之後，我們兩個人都沒有找什麼工作，畢竟研究生時期攢的家教費，非常夠用，甚至家教需求多到我們接應不暇，還分出去，讓學弟妹們至今都對我們心懷感激。儘管沒在系上留下什麼，但是還是有很多孩子的母親，會說起我們兩人的名字，問著：「那兩個喜歡吃水果的男孩呢？」

我帶著洋蔥回到了溪州舊居。

展開我們原定說的兩件事，沒有先後，土葬以及跑破世界紀錄。

那是我父母的第一間房子。陽光公園旁邊，假日有許多天真臉龐的孩子，以及高大的狗，彼此追逐著。偶爾闖入一個窄窄的水泥道，路旁種著雜亂的樹，上面還掛著破布骯髒，盡頭是略歪的阻車欄，出了那裡就能看到綠色的、

灰色的、以及黑色的拆除以及建設併雜所在。那便是我家。母親懷孕後，獨自搬離那邊。後來在母親的談話中，幼年的我在微小的線索裡，才知道那嶄新的陽光公園，其實是後來才建成的。也才知道，舊家應該稱呼為溪州。

真正的名字，到大學才擁有。

母親說，你的父親離開了，但國家給他改名的機會，儘管沒有因果，但是你想姓什麼，你也可以改你想要的。我那時候驚恐無比，不知道自己除了叫做陳，還能叫什麼別的。花了母親煮一段飯的時間之後，我才說，那不然跟媽媽一起姓。媽媽說：你搞錯了，媽媽也姓陳啊，這樣沒有跟我姓。我明白母親誤會了什麼，但我害怕說明。

母親說：「你可能不懂，對於一個想要努力的人，新的名字是多麼重要。」吃完飯之後，我們坐在餐桌上聊了很久很久，大部分是母親在說話，談著父親以及養育我的過程，講某次躲債的時候，那時我們還小，外面有人敲門，她就將所有的燈都關了，安靜到早晨，才慢慢地開門。後來，她才知道，討的是前房客，向她討債的還沒來，再等等，母親笑哈哈的說，好不好笑。大部分都聽過，直到我們都累了，聽見樓下嬰兒的哭聲，母親才開始洗碗。

我那時很害怕，大多時候，我嘗試想要讓自己融入母親的故事中。

但母親討厭那些裝憂鬱、裝可憐的、沒目標的人。

所以我不得不一直撒一些無關緊要的謊，像是，當我說起我們都跟家教的媽媽們處的很好時，母親便會問：「那你們有送禮給她們嗎？人家這麼照顧你們。」我便會說，有，我們有。事實上，我只是領了他們的錢，定期出作業，檢討大考小考而已，換作是別人，也只是這樣罷了。但我會說謊，這種小小的謊，撒再洋蔥身上特別多，畢竟我難以跟母親透露，洋蔥是一個很奇怪的人，只好把他塑造成家庭健全，很乖很乖的朋友。

不過他不是。

讀研究所的時候。

洋蔥跟我說：「能自己取名，這不是很屌嗎？」

他一定找有趣的名子來取。古達、玻爾多、沙利萬、洋蔥騎士，他玩著遊戲，一邊和我說話，一邊回應直播裡的觀眾。觀眾們一直刷叫他洋蔥，叫他洋蔥。我也在一旁用手機，在聊天室裡回應觀眾，幹，才不會取這種名字好嗎。最後他接受了，而儘管他的觀眾其實也才寥寥數十人，他都能一一記住他們名字，是那種小眾主播的命運，緊密而難以割捨，最終消失都就是無盡的時光。

不過。

我其實私底下，在心裡偷偷叫他洋蔥。

他不胖的像洋蔥，只是看起來滑滑的，他的手很白，而且看起來很好摸，但我從來不敢摸，遊戲裡的洋蔥騎士，就是戴了個洋蔥造型的頭盔。

在學生生涯的最後一晚，硬拉著我跟他去看海，他直播，太陽下山後，實在太暗了，觀眾也只剩下我手機的那一位時，他對我說：「省些電吧，還得騎回去呢。」他從消波塊的縫隙裡扯出漂流木，我問他要幹嘛，他說，點燃營火，

遊戲中救命的營火，這樣晚上才有光。

看著他收集木枝，我說：「你火點的起來，我就請你吃飯。」

天色暗了之後，他拿出口袋裡所有紙屑、發票，他的錢包一直都鼓脹脹地，撐開了整個構造，像是一顆棕色水餃，現在他把發票都塞入木材底下，打火機點了幾次，用手努力圍起肉牆，阻擋海風。火點燃了。

用發票不算，我說。

他直播到手機沒電。

我跟他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，聊聊昨晚遊戲裡的那幾次死亡，因為他正在挑戰快速通關，顧名思義，就是把數百個小時的遊戲，挑戰在最短時間內通關，那是得記下所有時小時內條件與手指反應的極限運動，起初，他說都是因為練習不夠，我說：「你練習幾百次了，你還沒考碩士班的時候也在那邊老馬了，兩年過去了，也沒有進步啊。」

「幹，我覺得那邊是我的心魔。」

「我覺得你該試看看別的方法了。」

「有什麼方法？」

「我是指，心態上。」我聳聳肩。

他嘆了氣。

這遊戲把一切都設定的太難，沒有任何難度選項，沒有地圖，沒有指示。死去之後，一切從頭開始。找到營火就能繼續推進，如果沒有，就是不停地死去重來。不過奇妙的是，當熟悉所有的路線、熟悉所有的事件，那麼節省時間就是一切成就感的來源，起初是一百二十個小時，再來是五小時、兩小時、一小時，最終能夠在這個遊戲史上留下名字。

快速通關。

因此，大學時期後半的生涯，我們都著迷在這款遊戲，或者說，研究如何節省時間，儘管我們花了更多時間。

黑暗靈魂。

我把臉靠在膝蓋上，聽著他講話。

一切過份安靜了。

不知道幾個潮汐的轉換之後，水面上有月光，聲音很細緻。我思考著洋蔥的人生，將他的過去壓磨成明日某種想妄，我讓洋蔥叫著我的舊名，希望他以後就叫我的舊名就好。一部份的人，某些在這個時候，能夠知道舊的我。雖然，我不確定，能不能好好取新的名字，承認這代表新的我，也許是有風險的。洋蔥說，好我知道了，那你就的綽號還是不變嗎？阿名。我說，不變，還是一樣。那天海面上緩緩經過一艘很大很大的船，但是船上沒有開漁燈，像是堆送著海浪的機具，當下我有一種神祕的直覺，說不定我所學的波浪生成理論都是假的，一定是人類發明了船才有了海浪，這些海浪群都是被製造的。

也許洋蔥的父親曾在上面，製造海浪。

但我們卻任性地忘記了。

將自己虛妄的夢堆在沙灘上。

很晚的時候，我們將一里內的木頭點燃，燒盡了沙灘內的漂流木，清晨尚未到來，空氣瀰漫著植物將要甦生的味道，我和洋蔥將一座一座遊客堆好的沙堡，慢慢推倒。洋蔥盡心地踩著，確實將所有不平的凹凸踩平，一面躲著海的泡沫。

洋蔥說，最後總得結束的，四十分鐘大概就是這遊戲的極限了，況且，大概再兩年後也沒有人記得這遊戲了。他尚未決定是什麼時候，我和他說：「沒關係。如果可以，你得要讓更多人記得你的名字。」

後來我親眼目睹了他結束旅程的時刻。

儘管突兀，這也讓我一直思考著我尚未出生之前，母親是如何活著。

為什麼存在差異。

我像個久居他國的士兵，誤根他鄉後，突然被徵召回國。母親驚訝於我為何仍未擁有自己的名字，她問，小孩，你有什麼困難嗎，需不需要媽媽幫你。我內心受到了折損，想要告訴他關於洋蔥、關於夢想的片段。但我不知道如何描述，才不會將洋蔥描述成一個，不停死去重來的人，我說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我沒事，妳不要再擔心了好嗎？」很久之後，我才明白，我恰好用最精確的方式，描述了母親心中最深層的擔憂。

搬入溪州那日。我和洋蔥約在橋口，看著人們釣魚。

拿著蛙鏡以及土鍬。

關於為什麼存在差異。

或許要從更久遠的地方開始說。在我們倆有著學生身分，藉由父母的壽命，保全我們的夢想時，我們便意識到了一件事，總有一天，要推倒這些沙堡。洋蔥的父親，是一個很舊很舊的人，但是他很愛洋蔥，也很愛他的女兒。所以洋蔥不能愧對家人，不能妄自的將妹妹變成孤身的一個人，讓她獨自面對父親。

從很早之前，我們就已經聚在一起討論，如何讓他們感到愛。

我會定時地將照片寄給母親，告訴她我有準時吃飯，並且拍一張便當的照片給她。洋蔥則是回家時，便會努力記憶起祖父，跟父親聊聊祖父、聊聊父親。我們說，共同養了一隻小貓，並且在家裡的群組裡面，傳送許多可愛的、小貓嗚嗚叫的影片。儘管他們都反對過，但是最後，也總是先問起那隻貓。

真的有隻貓。

養育著什麼好像讓我們看起來有責任。

有一次，小貓到處跳著，伸出小爪，爬上紗窗。

我和洋蔥費了很大的勁，才把它好好的安在床上。我們躺在床角，對著小貓咪說話：「我們畢業妳要去哪裡？」，話剛說完，那時候我們突然驚覺，才知道終究得要拋棄這個責任，去承接下一個。

後來，小貓就送給一個囤貓的學妹，儘管如此，後續的每一天，我們仍有

好好報告小貓的生長狀態，直到小貓的生死再也不重要。母親為此還很感動地說過，當她是小孩子的時候，養過一個小白狗。

有時候，我會想起我們的貓。

口試結束。

那時是最後一個月。

我幫他將宿舍的器材整裡，他跟父親告知，他還需要準備最後一件事情，需要一個月，請他不用擔心，我則是請阿姨搬家，並且繼續撒小謊，跟她說，「我要住朋友那邊，還沒有要回家啦。」，不過，回到台北的那日，洋蔥的父親最終還是識破了他的謊言，憂心匆匆的來找洋蔥。那個時候，洋蔥處於一個精神、身體很虛弱的狀況，久違的見到父親，他害怕地哭了。我沒有看到，但他在廁所裡，待了很久很久，都沒有聽到沖水的聲音。

所以我們知道終點，但從何時開始倒數，是一個問題。洋蔥漸漸縮短直播的次數。那天，剛到台北的我們，四處茫茫，我們從河邊回來，我們離開麥當勞之後，就一直四處亂騎，說真的，夜晚的都市真的相當恐怖，在陰暗的角落都會窺見不該看見的，因此我們只敢沿著河岸走，儘管沒有路燈，但是有月光。路上早晨剛亮，店家看起來非常的稀疏，陽光不足，灰濛濛的，忘了是在哪裡，他說，他希望能夠土葬，因為火葬看起來很燙。我說，不會感覺到的。他回應我：「誰知道呢。」

後來，我才知道，他就只是想講一個漫畫裡的笑話。

我們的責任有時很重，但時間過去後，又好像從未承擔什麼過。

我們發現。

再這樣下去什麼都會留不住的。

大包小包的東西，我們騎著二手買來的機車，雙載著騎入陰濕的溪州。溪州是一個小山坡的，被公園擠壓著，失去自己故鄉的住民來到這裡，建造一切，周錫璋趕不走，但也生存的四平八穩，舊房子的鄰居我一個都不認識，因此我又撒謊說：「我們是來租的，政大的。」

他們說著自己的祖語混合中文聊著，我們從未聽懂過。

我們在溪州待了一個月。

後來的日子，我看見他時，他都在練習。儘管沒有地圖，但是所有物件的秒數、重生的時間、下個動作的機率，他都已經越來越精熟了，至此，我也逐漸忘記這個遊戲的其他部分，儘管我們都沉迷過，但是遺忘漫畫或是劇情的情節，似乎是人類被設計的特色。我和他見面時，就是一起吃飯，然後看他打個兩把。

有時候，就只差一點了。

「不行，死了。」洋蔥說。

然後他會閉目，說一些喪氣的話。我會幫他分析哪邊做不好，但大部分的時候，他往往陷入職業選手比賽後的沉默。目光渙散，一言不發地，找一些重複的動作，藉此從高壓中回歸。有時候我會找他去跑步，社區裡的孩子已經坐

在餐桌上，聽著母親的聲音吃晚餐，有晚餐的味道。我們看過太早進食的老人，或是無所去處的高中生，一起跑著操場。偶爾在溜滑梯裡面，看到哭著講電話，撇過臉的女生。

其實只差幾分鐘而已，我問。

「一秒在遊戲中，有六十個畫面的，可以做兩三個判斷。」洋蔥說。「所以那是巨大的差距。」

藉由某些時候刻意的死亡，能夠快速的讀取下一張地圖，登出、使用 Bug 都是一種手段。但就是這樣，輕易的造成死亡，就會讓人判斷力下降，有些人會用後台去除死亡的音效，那令人分心。後撤步兩次就是電梯下降的時間、背刺會增加掉落機率。很多時候，它不僅是練習機制，更是機率奇蹟。每一種王會配四種以上的攻擊模式，等待最容易、快速的攻擊到來，就是跑者的幸運。

最好的隨機性。

結果洋蔥看起來真的是一直反覆死去重來了。

有時候他拿到四十分鐘以下的紀錄後，便會呼呼大睡。

一開始，我們會慶祝拿到這個紀錄。

去商店買酒來喝，玩玩別的遊戲，或是一起看個影集。

我們都會選擇有好結局的電影。

有魔法、努力以及閃閃發光的眼睛。

不過到後來，他經常顯著惶惶不安，一直都表現得更不穩定，整個人也變得焦慮起來，也許是一直無法突破目前的紀錄吧。觀眾人數一直不多的他，常常講著自己的事情，我也算是他的老觀眾之一，我們的直播間裡面一直維持著低迷的人數，然而，想改善也改善不了，畢竟，這種「觀看」本來就是稀少的。

因此，觀眾也略為知道「土葬」。

那是我們兩個人創造的，簡單、小小的儀式。

一如我不曾去過教堂、教會。但是在洋蔥即將進入三十分鐘的生死線時，我也會替他代禱，那是母親的朋友，某次在幼兒園為大家說故事時，教大家的方法，她說：「上帝給我們考驗，而我們要迎刃而解。」她的代禱是這樣，需要祝福的人會請旁邊的小朋友，雙手交叉，低著頭，本人也會雙手交叉握著，接著像是交付什麼一樣，秘訣是，想像手心裡面有珍貴的火焰，不能被風吹滅。

土葬也是這樣。

我們癡迷於創造一些，無害的、不會妨礙任何人的儀式。

這是什麼樣的癖好，我們其實也沒有搞懂過，倒不如說，這是一種對自我認同不造成影響，有趣卻神聖，能夠洗淨自己心中的興趣。從一開始的代禱、創造虛構的神的誕生日、或者說最日常的，漫無目的騎車找吃的，我們也會擲硬幣、或抽籤。應該說，我們相當的迷信，但也可以說，這是我和洋蔥相處的特質。

這東西其實滿本質的。

「我發現一個秘密。」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說。

「什麼？」我問。

土葬有點像是極限運動。

有一點點風險，但是能夠承受。如果小心注意的話，並不會有什麼多大的危害。我們會準備好體溫計、心率手環，在外面的那個人，就負責監測，壓在土裡面的人就好好呼吸就好。洋蔥早早就分析出來土葬的可能性，大概一個人最多可以待在土裡面多久，又經過良好的訓練的話，那麼最久的土葬是幾天？

我們一致認為，土葬超過一小時，腦中會開始有適應的反應。

在那之前，得先克服身體的恐懼。

因為眼睛適應了黑暗，腦中也產生了退黑的感覺，若是在那之前，也可以喝一點小酒，不要喝太多，大概是有點感覺的程度就可以，有一次我喝得太醉，差點真的忘記怎麼呼吸，要不是洋蔥在外面觀察空氣進出，不然我就真的死了。

有一天，洋蔥就是把土葬跟突破世界紀錄綁在一塊了。

怎麼樣也說不聽。

他認為自己要先奉獻點什麼。「不然呢？不然我就被困住了。」他說。

「你確定要這樣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他說，「但我確實計畫很久。」

對於挑戰者來說，最好打出知名度的順序，不是突破世界紀錄，而是「持續地」突破世界紀錄這才算能夠被所有人記得，這很奇妙，因為突破這件事情在這個圈子裡面並不常見，我擔憂地想。

他自己也說過：「我覺得我不夠有天分。」

「是嗎？」我說，「是天分嗎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

說「天分」也很奇怪，因為這件事情，其實也可以透過大量的練習完成，我認為，這個應該更接近類似運氣、禪宗、修行之類的概念。像是我看過的一門佛書，裡面提到了他經歷了眾多苦難，生命一度給他希望、愛情或是家人，不過他到後來全都看懂了。啊，就是無常。所以他看著河水，一滴水就是河水，河水就是一滴水。

我認為洋蔥沒有辦法達到這樣。

又要有天賦、又要有奉獻，接著又還要什麼，才能拿到想要的東西？

有些人能夠在一天內，突破數次知名遊戲的世界紀錄。

更細緻一點的來說，他被設計的太人性了。

不過，那時我沒有意識到，他所謂的土葬，其實也是更接近「河水」本質的東西。我以為，洋蔥就只是點火，燒掉點什麼，接著開始祈禱而已。

他需要睡眠的時間越來越長，醒來都是三四天之後了。有時候我進他房門，裡面空氣混濁，洋蔥沒有聲音地睡著，我擔憂地看他。離去時仍在思考，

要如何重新記得洋蔥，或是寫下關於他的一切。

我發現，照顧洋蔥，是抵抗一個溫柔的東西。

變冷的時候，我們煮火鍋。加著高麗菜、香菇、冬粉。溪州的居民有些開始咳嗽，或是在半夜時，偷偷燃燒塑膠的東西，很臭，那種臭是蓋過污垢、汗水的那種臭。早上，我會一一和孩子們打招呼，看著他們的母親，騎著電動車送他們上學。到處堆著木材、合板。我看過一輛工程麵包車，車門被卸下，裡面塞著塑膠盒、鮮豔的顏色紙箱、黑色塑膠袋。

大部分的建築物都是鐵皮的綠色，有時候是橘紅的。

大家都在燒金紙時，我會到溪州的保安宮拜一下。

舊家的東西，我們大部分都沒有動，有些地方我甚至沒去過。

洋蔥說，在不能突破世界紀錄，他要用「最後的方法了」。

土葬三天。

我同意。

那是危險的邊界，所有的前置作業做完之後，只能無盡的等待，用手機接測他身上的健康手環心跳、血壓等等。那一定超級無聊，又超級久，我能夠想像因為土葬了三天，那充滿污穢的墓穴，到底會多糟。但我大概明白，嗯，這就是奉獻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奉獻點什麼呢，我也土葬，或許能想到我的名字，該取做什麼。

然而這些都沒有說出來。

我和洋蔥說好，土葬之後，我要回家兩三天，看看母親。

因為那些時間都是洋蔥的了嘛，我在這個儀式擔任什麼部分呢？把土蓋上，收拾好後續的東西，頂多就是好好地看呼吸管有沒有運作，不過我們也想好改良的方法了，他是絕對不會死的。

我也想過是不是自己缺少關鍵的東西，我能夠同理他人、能夠愛人、能夠對最孤僻的心態產生包容。但是在陪伴洋蔥這件事情上，缺少動機，非常格格不入，說也奇怪，為什麼洋蔥說要土葬了，我才開始考慮自己的事情呢？為什麼？

也許少了幾秒。

洋蔥說：「那沒關係，之後你再開車來看我就好，我會帶著手機方便聯絡。」

「嗯，抱歉啦。」

就這樣說好了。不過好像什麼也都沒說好耶，我納悶。

我們保持不會對這個地方產生留念的使用方式。

有一次，我們散步到附近，看到隱藏在樹下，有一條鐵梯，直直的建在鐵皮上，我們升起好奇心，撥開樹下的蜘蛛網，偷偷踩上去一看。是一大片資源回收場，但是廢棄合板、混凝土沒有價值地堆滿了地上，一堆接著一堆，像是小山。一輛生鏽的藍色發財車，面對梯子停著，後面則是一台略歪地黃色怪手，捲曲的彎著。那是這裡建築的最終去處，可能蓋的不好、醜了、或是需要

配合改建，也就是某個突然能夠拉垮混凝土的理由。幾乎所有房子都會圍著木材建物，在不停增建、拆除中，通通都留在這裡，因此鐵門索性鎖上，只能透過這側遠遠地看著。

而我們看見，有個精緻的木紋擺飾，被掩蓋在很巧妙的位置。

「在那裡多久了呢？」洋蔥問。

「偷偷藏在這裡，也不會被發現吧。只是怕不小心忘記了。」

「說到藏，你知道觸發洋蔥故事線的條件嗎？」洋蔥突然這樣說。

「兩三年前好像有通一次，但是後來倒跑快速通關，忘記了。」

「你也太善忘了。」他說。

「不然怎麼觸發？」我問。

「要在電梯夾層發現他以及去井裡救他，不能先進入地下墓室，找鑰匙，不然他就會不見，不見太令人起疑了啊，而且他又那麼有人氣。」他說，「所以不管藏的怎麼樣，總有玩家會發現的。」

陽光

大約是月中吧，我不小心生了一場病。

病中我看見溪州那爬滿電線桿，茂盛的攀藤類植物，都會莫名地感覺到惡寒。裡面也許棄置了什麼，我深深那樣覺得。洋蔥買了一盆火盆，打算去除屋內寒冷的濕氣，讓屋子更乾燥一點。我讓他不用管我，吃點西藥就會好，他說：「偶爾照顧老媽子。」

我向他表達感謝，像是不小心得到恩惠那樣，有些害羞。

洋蔥升起火，用我們兩個一起去商店買的木炭。這樣不會使人起疑。

下午太陽快要落下時，隱約遠處鐵皮屋的歌聲，格外清楚。

木炭猛烈燃燒時，會有很大的霹裂聲，但此時，屋子裡面非常的空曠。起身做點事，但感到一種無力。我想要睡著，但無法睡著，火盆離得太遠，空氣裡似乎還有著樹葉下的露水。這裡離河太近，卻又建的不夠高。昏昏地醒來又睡著，再次醒來時，我聽見了洋蔥遊戲的聲音，有點刺耳，難以入眠。

我想像母親生病時，做過什麼事。

不過最後什麼也記不起來。

只記得她默默從我床邊走過的聲音，腳步的速度。

那段時間，看見孩子時，都會過分的注視。就像看到電影的某種安靜的、魔幻的時刻。但幾乎村裡的、公園的孩子，都會讓我突然停下腳步。大部分的時候，我都在思考他們是如何活著，有時候，會擔心孩子的安危。但那個時候，他們的母親通常會好好地牽著他們。

因此我不禁擔心他們要怎麼度過，以後的時光。

像是植物那樣。

後來，洋蔥也會開始做一些事情，他把煮完食物的包裝紙、垃圾，分類在

一起，花上半天騎摩托車，丟入公共的子母車，省下一筆買垃圾袋的錢。我說，平常我也沒事，在這裡也是閒著，這種浪費時間的事我來做就好了。

「透透氣而已，不會浪費時間啦。」

「不做點事，一個月這樣也虛耗啊。」

「你是太撐了才會生病。」洋蔥說。我其實也跟洋蔥討論過關於暫居、躲藏的生活，不過他總是不是很在乎地，跟我說，這個階段結束後就會回家了，在那麼長的生命中，只是暫時借出一個月。他會在家裡，研究書本上的海浪，考上水利技師、或是三等公務員。在我們準備研究所時，曾經熬夜到胃潰瘍。那時候，每天要喝下一瓶胃乳，黏稠、無味無臭，就像吞下融化的塑膠，所以其實這也不算什麼，稍微偏出去了一點點，我們似乎都還在航道上。

「我想通了，我其實也缺乏意志呢。」

「這就是你想要挑戰土葬整天的原因嗎？」我問。

他搖搖頭，笑了，「不是的。」

「那、為什麼呢？」

「很難跟你說明白耶。」他說，「應該是，我覺得那樣才會真的讓我反省吧。反省就是好好思考，但是如果思考必須要有結果，並且要求要變得更好，我覺得，我想只剩下土葬了。」

「所以——，也許會什麼都想不到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但我就是缺乏意志做這個。」他說。「這是已經要做的事情了，土葬。」胃潰瘍時，吃飯都會想嘔吐，不過也因此這樣，我和洋蔥才順利升學。那時我們知道，如果生病了或感到痛苦，那一定是在前進。緩慢地，像是河中之人。

生病後，我偷偷接受了這裡。

我意外的我會照料植物。或許是這裡濕氣水氣重，植物都蔓生到路邊，只有陽光公園整齊的，把雜草修成相同高度。這裡的植物常常因為傾倒廢物，而得到滋潤，它們沒有邊際的生長。我們去拜拜時，曾經看到有人在燒樹枝，不知道是為了什麼，在自己的前院生起火，把塑膠袋、包裝盒、枯枝，都不分青紅皂白地燒掉。

下午的河邊，總會聞到一股燃燒東西的味道。

有時候是很重的塑膠臭味。

洋蔥聞到，不小心也生了病。

我買了廁所芳香劑，放在床邊，以及把窗戶都貼上膠帶。

他會從惡夢中醒來，身上披著被子，看著螢幕，一語不發。十分鐘後，螢幕畫面轉為藍色，不久變成黑色。他會搓著手，用手指點著滑鼠，瀏覽著網頁，大多時候是同屆的朋友，參加研討會、或是出野外。有時候他會看我在記錄什麼，不過往往沒看到幾行字，因為我也都在心中就刪掉那些話，不重要，並沒有任何需要留下來的必要。大部分是一整天的練習時間、休息時間的分

配，很偶爾的時候，我會寫下待買清單。

我想。

我們彼此也都努力的執行思考吧。

有一次，在他迷糊之際，喃喃自語地說著，不是這個地方，根本就沒用，沒用，但下一秒卻好像什麼都沒說過。也許他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講出口了。我開始思考，任何母親鼓勵孩子的話語，如果我是洋蔥的父親又會說些什麼，能夠將兒子拉上岸的話語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怎麼努力，都沒辦法想出來。

我暫時離開那，想要去把炭再買回來。

起了火，就會溫暖許多了吧。

路上孩子穿著棉衣，並且成群的聊天。

我好奇他們究竟是如何被培育成為有夢想的人，何時注意到夢想沒什麼了不起，何時才會創造自己的儀式，並且理所當然地活著。

進到便利超商，才發現炭沒有重新補貨。

但我看到一個很像洋蔥父親的人，坐在超商的座位上，用擴音大聲地對話，電話裡與另一個父親在談關於孩子的未來。因為鮮少與他人談論自己的孩子，那位父親生疏地，發現自己難以描述自己孩子的樣貌，於是，他只好問電話裡那位，孩子年紀尚小的父親說：「老陳，如果你的小孩想要成為那種吃不飽的當歌手，你要怎麼辦？」

電話那頭遲疑，但也迅速地說。

另一個父親說：「只要成為最棒的不就可以了嗎？」

一路上我想，我一直在想，這是否就是洋蔥父親的真話。

也許這就是我沒聽到的後半。

那日，我頂著病剛好的身體，騎著車，車子是借來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那一整天，特別地有罪惡感，像是突然被啟發一樣，我有點難以抵抗這種突如其來的感覺，因為那會讓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平常，我認為自己是很冷靜的人，像是土葬、像是代禱、像是生火等等，然而，那天有隱隱地罪惡感，以及燠熱的天氣，讓我忍不住回到自己的家。

我把車子停了老遠，低著頭走了一整段路。

停滿騎樓的機車，四處可見的狗屎。

我想，我記起來了。

無論如何都會讓人記起來。我躲在社區的大鐵門前面，看看是不是我認識的警衛，穿著綠色制服的警衛四處張望著，不認識，應該是新來的，我泰然自若地走進去，報上了自己的戶名，他沒有攔住我。儘管有數個不同的號碼，從 22 號、24 號、26 號、28 號、30 號、32 號，各自有自己不同的電梯，但是沒有任何遲疑，我彎入的 26 號電梯旁邊，裡面傳來涼涼的風，地下室貓屎的臭味道，微微飄上來了。門打開了，我看見鏡子中的自己，面容模糊，依然沒有我記憶中的那麼清晰。

我以為，我自己把自己想的很透。

門打開了。

沒有母親。

鐵門緊閉，我看到地上的鞋子，女鞋花邊，安分地放在鞋櫃。摸出了鑰匙，熱熱的，便插進了鑰匙鎖裡面，發出了咖叱的聲音，小時候聽到這個聲音，我便會四處逃竄，把一切都藏好，包括祈禱。

裡面沒有逃竄的我。

倒是有個男人，看起來吃驚的樣子，仔細看他的年紀也不大，大概是大學生吧。突然打開門，他露出了不知所措，也不知道要說什麼的表情。我張開口想說些什麼，白癡啊你是誰，電視發出聲音，眾人的笑聲，他急忙關小聲。

「嗨阿名哥。」他說。

「你認識我？」我有些吃驚，還是叫我舊的名字。但老實說，我也還沒給自己新的名字，想想也是，沒什麼好驚訝的。然而，一進門，我便感覺光線有些不對，那是一個入口，巨大的鐵架、水泥、吊車，以及工人們在上方不停走動著，恰正對著我，正對著我家面前的巨大落地窗。

「靠，那是什麼——」

「捷運吧。」男生說。

「阿名哥，你不記得我嗎？」他接著說。

你是誰？我感覺他長得有點像過去的自己，清瘦，有些天真的表情，但卻有種在這裡的自信。他住這嗎？我似乎想起來，母親曾說過，台南阿姨的孩子考上了台北的大學。眼睛的部分有點像他的母親，我想。電視沒有關，裡面播著「康熙來了」，但我記得家裡沒有第四台，仔細看，原來是他用手機接出去的——

自在的孩子。

我想起來他了，「你是鄴吧。小時候我去你家住過好幾晚，烤肉時。」

「太好了，你還記得。」鄴笑了。

「我還以為你嚇到了呢。」

「確實呢——」我有些難以開口問自己母親的去處，其實，心血來潮地晃到這裡，我並不希望被任何人發現，就連以前的守衛伯伯也一樣，尤其是我母親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她一定會生氣的。

「阿姨她去上班了。」鄴說。

「喔，對，上班。」我說。

「你要回來住啦？」鄴問。

「你大幾？」我問。

「剛上大一，上上個月就過來了。」鄴說，他並沒有接著想要繼續問我回來的事情。我坐在他旁邊，看了一下康熙來了，就像家人一樣，那種沒有事情的下午，慵懶、無所事事，隨意地聊著大學生活、打工什麼之類的，外面的陽光還很大，也許等什麼滷肉或者鮮魚退冰吧，母親就會坐在沙發那邊看電視。看著電視，我覺得好輕鬆喔，突然，我才發現我壓力有點太大了，是那種身份

上的壓力，平常難以察覺，像是坐在捷運博愛座、在教室裡面弄濕了白色制服，或者就只是格格不入，反正不管怎麼樣，只要一回來這裡，我就有些鬆了。

有個洞。

不知道是不是這樣，我才睡著了。

睡醒時，我才知道，為什麼洋蔥都能夠睡著那麼久。

郝給了我一顆枕頭。

意識模糊之間，我還記得母親有走到我旁邊。

她生氣地問說：「是怎樣，幹嘛？你生病了喔，搞成這樣，怎麼在這睡？」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段記憶，總之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就不打算理她，就繼續睡我的。理性的我一直在喊救命，救命，你該趕快刷刷地躲起來啊，她看到你這麼爛軟，你會承受不住的，你會從溫暖的夢裡面被罵醒的——

醒來後，天空已經黑了。

母親正在煮飯，郝在洗澡。

我站在廚房旁邊，隔著門簾，我能感應到，母親感應到我了。但我們彼此都不說話，我想，糟了，怎麼又不會說話了呢？阿姨那次也是，你怎麼什麼都不會問，不會說——啊，母親講，忘了買薑。

「妳煮什麼？」

「煮魚，你阿嬤寄魚過來了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我說，「好久沒吃了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在外面都亂吃。」

「看到我有沒有很驚訝啊。」我問。

她語氣有些不好，但我不想反駁她，沒什麼，我也沒受到傷害，其實我很感激也很訝異，同時也充滿了疑惑，為什麼母親願意讓我繼續睡著呢？這不像平常的她啊。

「有啊，有啊。」魚落下鐵鍋的時候，發出巨大的水蒸氣聲響，她蓋上鍋蓋：「我都以為自己見鬼了。」

「我才見鬼，回家看到一個人。」

「你說郝嗎？他回來很久了。」

「我都不知道耶——」

母親大概花了半個小時吧，把飯菜都裝好盤，魚也撈起來，我負責提起鍋子，刮乾淨底下的魚汁。久違地，我好像知道我該站在哪裡，以及如何跟母親說話，我想起來那段無盡地說著小貓身體健康、回傳便當照片的日子，母親只是按了一個藍色的讚，像是生氣。

她說，她是看郝沒有地方可以住，在政大也遠，所以她先暫時讓郝住在家裡面，早上的時後開車送他去木柵那邊，晚餐的時候在把他接回來。她講起搬宿舍的時候，郝在房間裡面掃出了各式各樣的垃圾，保險套、衛生紙還有成績單，誰知道你們大學生這麼誇張，母親笑著說。我發現母親也會收留許多東

西，像是那這種孩子，也會溺愛他，像是對貓。母親的餐廳那邊，新來一個妹子，曾有一次母親還雞婆地拉著他們兩個人，硬是找了一頓晚餐。

後來呢？我問。

他們就來家裡吃啦。她說。

這麼隨興？

吃完還一起散散步呢。

我想，如果我的母親也能請家教學生，一定也是會準備他們喜歡吃的水果的那種家長吧，不過如今，我也幾乎想不起來那些家長們面容了。我只記得每次回程的路上，因為得看著路，分散不了注意力，所以都覺得加倍的孤單，因此在離開家教學生的家裡時，我都會盡力地跟他們說再見。

咖叱。浴室門開了。

「洗這麼久？」我問。從那進去到出來，至少也有一個多小時。

「對啊，我也覺得他很誇張。」母親笑著說。

看著母親在笑，

從什麼時候，母親也能接受奇怪的孩子呢？

我突然很想說了一句實話：

「其實，我沒打算讓妳發現我有回家。」

「這樣啊——」她說。「一回家就睡，你還想躲去哪裡？」

我想了很久，直到我離開家裡，準備回到溪州，都還在想她那時候的反應，是生氣還是已經原諒我了。離去的時候，我又重新搬出來精心準備的謊，像是研究所計劃云云，但是已經能夠好好地說謊了，是那種舒適、無傷大雅、不傷害任何人的謊。

離開的時候，母親還是很嘆息地說：外面都變得好醜啊。

反正貓阿狗啊都喜歡靠過來大便，多一條捷運沒關係啦，我說。

母親說，啊，這樣聽起來很溫馨。

好像也沒有關係了。

就算不土葬，我自己也是能夠好好地活下去，我對自己想。

一整天都好熱，離開了家裡，重新踏上夜晚的街道時，柏油都在冒著蒸氣，地面積水的味道很臭，但是臭也不是一兩天了。我羨慕著當初選中這裡的母親，真好，真堅強，母親竟然能夠自己決定這一切。天空很高，因為沒有下雨，所以空氣中有一股悶熱而潮濕的味道，不過，我已經決定了，該跟洋蔥說什麼，該跟他說，對，總有一天你還是會放下這一切，找個顧問公司，或者是營造廠，工作會使我們遠離這一切，到時候我們就會同時發現，啊，原來當初那麼困難的遊戲，像是在玩一樣，結果出了社會才是真正的——好像什麼都到達不了。但是沒有關係，洋蔥，我已經逐漸理解一切，關於你為什麼堅持要土葬，我想是跟家人有關吧，跟我下午的那場睡眠一樣，我們活在土裡。

我逐漸理解了——

我們所創造的儀式。

奉獻、等待、接著得到什麼善或不善。

騎過捷運的建造橋下，燈光太過光亮，從天上，像是陽光、賣場的燈光，沿著河照亮一切，真的變好醜，我想，同時我也感到欣慰，以後帶著母親氣柱更好的地方吧，到那個時候，我就會有新的名字，跟她說，把這棟房子賣一賣吧，妳看，捷運線牽過來了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。

我想起我的貓。

我想念我的貓。

但是我已經離開了，嘆了一口氣。

經過了高速公路旁邊的引道，彎入了溪州入口，我這才有點明白了，因為地處低窪，要接旁邊幾個區域排水的水氣，草木都亂生，因此前面上都有厚厚的苔垢，深綠色、灰色的，停車場停滿了車，白色的米白裝飾下面寫著紅色的歡迎，我說，謝謝，圍起了一整排綠色施工鐵皮圍欄，向天空高高舉出幾個起重車、怪手。

我感覺，從母親那邊離開時，有什麼東西就這樣默默地消失了。

像是念經的時候，

恍神的剎那。

回到住所，打開家門的時候，我聽到門發出了聲音。

一進門，聽見了女聲樂的合聲，小提琴、鋼琴在後面緩慢的演奏，暗黑靈魂，每當開始的時候總是撥放著這首歌，我們不知道重複地重複地聽過幾次了，像是遠僧手上的經。是穿過了重重的石窟，突然進到一個高大、燃著燭火的空間，你知道一切追逐進入了尾聲，不過感性的自己仍會在這裡多待一會。

洋蔥人不見影，陽台上植物生長著。

我叫他：「洋蔥——」

他在房間裡面回到：「什麼啦。」他笑著走出來，說真的，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這個樣子了，之前都病懨懨地說話跟進食，我還以為他的心靈跟身體，都已經成為魚。他說，幹嘛叫我洋蔥。我笑了，我喜歡這個名字。

「你幹嘛這麼快樂。」我說。

「有嗎？」

「很明顯。」

「那你進來看。」

他指著電腦螢幕，快速通關的紀錄往上面，大概前五名的名字我都記得吧但是吃線了一個陌生卻熟悉的名字，洋蔥，三十七分零四秒，世界紀錄，第二名只差兩秒。「結果你卻錯過了。」他笑著說，「我都上傳好到網站去了。」

「靠，真的假的。」我大喊。

「對啊，我也不敢相信。」他摸摸頭。

「但好像也沒什麼感覺啊。」

「沒有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就我覺得很開心，但是要說有什麼特別的，其實好像也沒有。」他說。
「很奇怪對吧？」

我不想說洋蔥很奇怪，這讓我覺得很不好，為什麼要覺得他很奇怪，明明我們花了那麼久的時間才到這裡了，才不會很醜很奇怪。我反駁：

「才不會。」

「終於達到世界紀錄了，我要看你的重播。」

自從 Todd Rogers 三十多年的作弊世界紀錄，被人家揭開後，越來越多人得開始學著如何實況，如何上傳影片，奇妙的是，這樣的舉動反而在 2018 年，台灣遊戲快速通關社群也流行了起來，回顧最初，眾人們都是關在自己的黑暗房間中，摸索遊戲的一步步。我看著洋蔥的影片，反覆地暫停、倒帶、退回數秒之前，又回到了最開頭，眾人合唱著音樂，神聖而莊嚴，而洋蔥的手指規律而快速按著跳過鍵，一切都是以六十分之一秒的世界裏面，閃過一切的時間。

而我得說，開頭的音樂似乎聽起來有些不同了。

過去有一段時間，這個音樂是我的手機鈴聲。

只是我放棄自己通關之後，開始看著洋蔥繼續挑戰世界紀錄時，我便已經換成別的音樂，預設的鈴聲。

土葬。

撥開天空，天空便落下水以及葉草以及土塊。

在那之前，你要奉獻什麼，才能挖開洞穴後躺下，接著等待，善或不善的來臨。洋蔥喝著啤酒說：「結果先得到世界紀錄了。」

我說：「或許沒有順序的，這個儀式就是這樣。」

他說：「是嗎？但我沒什麼快樂呢——」

「不對。」

「所以她才拿到世界紀錄啊。」我說，「不那麼快樂，也是可以的。」

我想像回到了家。

很久之後。

母親會期待地問我：「孩子，想好名字了嗎？」

我會說：「媽，妳記不記得，某天我對妳說，給妳聽一首很好聽的歌。」

妳放下手機，坐到我的旁邊，沙發發出了擠壓的聲音。音樂的封面，是一個騎士單膝下跪，用一把劍撐著，像是祈禱。黑暗靈魂。全身是燃燒後的餘燼。那其實是某段日子裡，殘留下來的營火聲，每日早晨醒來，便能聽見。

妳說，這個女生的聲音很好聽。

接著，拿著手機說：「快點幫我設成鬧鐘。」

我笑著說：「妳這樣會開始討厭它的。」

土葬

土葬前一日。

我和洋蔥兩個人騎著車，去小北買雜貨。帶呼吸管的蛙鏡、鐵鍬、鐵條、粉筆（聽說可以驅逐野生動物）、好幾件雨衣、全罩安全帽。我還買了鹽，洋蔥復活後，可以丟他驅魔。這也是漫畫吧，他笑著說。

我們吃了麵，洋蔥有點疲倦，我提醒他：

「別睡著。」

我聽見，每日清晨醒來，主畫面的音樂聲。

你將所有的精神投入在每一把。主機運轉的聲音、按鍵的鍵程空隙，外頭的夜狗吠叫，遠遠的，河水靜靜流動。我知道，母親正在等待我回到家，她相信我正為了某個重要的事情，為了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，或者想到我自己的名字，好好努力著，不過那不重要，洋蔥仍然想要土葬，仍想要在前一天，在拿一次世界紀錄，而我似乎理解，真的理解的那種，也因此在他說出來的那一刻，我並沒有產生任何地疑惑、不解，將眼神飄移到他身上，或是嘗試要確認他的任何核心，我知道，這是奉獻也是等待，我便只是說：「好，那我幫你。」

但我明白，我並不是那種擁有夢想，或是造浪的人。

這也是我遲遲無法決定自己的名字。

我幫洋蔥看著。

死亡帶走的地方，堆積在一起，裡面驚人的相似。在現世的場景裡，如同母親的孩子，不會輕易的更動。也許定義會被重寫，為了薪王、為了太陽、為了在海邊堆起沙堡。也許名字能夠重新被命名，船不會輕易靠岸。洋蔥一把一把的下注，將時間賭在下一個海浪不會帶來死亡。呈現何種面貌不重要，但是此刻一旦定下來，便會成為記憶，將時光重新找回。後來，螢幕上就是不停地從一個地方開始、結束、開始、結束。但所有人都知道這些細微的差異，存在著某個神聖的偏執。

像是溫柔相依。

讓時光漸漸流失——

我們的時光感有點失衡，畢竟是連開一整天的實況。

「暗黑靈魂也快退潮了吧，接下來你會玩什麼遊戲嗎？」我問。

「很難吧，之後就開始找工作，去個營造廠吧。」

「幹嘛問，你本來就知道啊。」洋蔥說。

「我知道啊，但大家想看你玩。」

「我想想，」洋蔥為難的歪著頭，「或許下班可以開台？」

或許退休後？洋蔥想著他的未來。頓時四周有點安靜了下來。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嗎？不知道，養一隻貓吧。我想養。」

「問你之後想做什麼啦。工作，以後的工作。」

「養貓啊。或是養小孩？不過在那之前，我也想養我媽。」

「那要賺很多錢啊。」

「可以的，我很會照顧別人的。」我說。

陽光再次燃燒的時候，時間開始流動，我們想吃早餐，但是胃很不舒服，洋蔥說，肝臟感覺在痛。我們帶著應有的裝備，迎著晨曦。早晨的日光使的我們感到額外的幸福。

出了家門，經過一個凌亂的路口，就可以看到整齊規劃好的陽光公園。

我們撥開芒草，不小心踩破了一片保麗龍船板。

「怎麼辦？」洋蔥問。

「沒關係。」我說。

後來，找到一塊應該不會淹上來的地方。我們一邊挖土，一邊愉快的聊天。好幾日連續清醒著相處，便會產生兩個人才有的特別說話方式，洋蔥說，讚美你，雙手合十。我笑了，動手將挖開的土堆測量寬深，把四周都鋪上了塑膠雨衣。

洋蔥把土堆堆成城堡說：「這是我們住的地方。」

我說：「躺下吧。」

洋蔥把雙腳伸直，手放在肚子上。我才想到，你忘了戴安全帽跟蛙鏡。連忙把你叫起來，順便把多的雨衣套在你身上。發出摩擦的聲音，你重新躺下的時候，叫我稍等：

「你記得我們送走一隻小貓咪嗎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後來我跟我爸說了，他答應養它。」

「真的嗎！太好了。」我開心的說。

漸漸等洋蔥笑容消失後，我踩毀城堡，將泥土覆上。

有一個故事。

杜茲，是非洲裡容易乾涸的河流部落，肺魚會在乾燥的河底夏眠，用氣囊、肺臟、腹鰭提供水分跟氧氣，把頭靠在尾巴上面，將身體折起來，以此度過數月或數年的乾旱，當地的居民便會將它們從夢中挖醒，擠乾身體的水分用來解渴，其他的肺魚都因此乾死了。附近的小肺魚，黑瑪，牠逃過了一劫，然而，杜茲的居民將河底的土塊搬起，建造了房子，肺魚黑瑪，便被困在了裡面。

曬乾的泥土，讓黑瑪很害怕。

此時的牆過了幾年，已經完全脫乾了水。

秒數漸漸增加了，河水緩緩流回上游。我再三確認呼吸管，能好好的能吸入空氣，上方加蓋、側邊打洞。彼時，天仍光亮，我去早餐店吃早餐，點了一杯熱奶茶，三條熱狗。得到一點糖分之後，又回到土葬的地方看看，這時候有些運動的老人，看著我這邊。我拿粉筆，在四周畫了一個圈，後來發現畫不上去，只好路邊拿塊石頭，將他們混在一起磨成粉。

我逆時鐘磨著粉筆。

花了很久的時間。

日後，我將近半年，心中深藏著秘密。

究竟要如何表達親密，才不會令人厭煩。或是說，那時我為何要費盡心力地，跟母親解釋洋蔥這個人。可能是我唯一造過的浪，以及偷偷取的名字。也許洋蔥不需要，很久很久，超級無敵久之後，我們都已經不再摸遊戲了，他問我記不記得，有一次，他的父親來找他的時候，他非常的恐懼。聲音幾乎要掉下懸崖。我們再次約吃早餐，他在的北翰營造專門做新北養工處路平專案，專門把一切都埋進柏油裡，見面我就抱怨他們的工程很靠北，他也是不置可否。

我們相約的習慣總是看著當時錄下的影片，世界紀錄，三十四分零七秒。共一百三十一個留言，零星的在兩年內慢慢添加。

「你記得嗎？為什麼我那時會想哭？」洋蔥問。

「因為那是土葬的前兩天。」

洋蔥歪著頭思索，像是想要確定當初時光的場景、氣味。想要重新建立當初的恐懼，父親的聲音。

但是最後，他也只是傻傻地笑著說：

「可是，為什麼我要害怕父親啊？」

我在陽光公園待了很久，想著洋蔥最後拿下 WR 的那把，想了好幾遍。河水靜靜的流動，在中間，有人踩著齒狀護床，把釣竿上上下下搖著，像是無憂無慮的人，我忍住問他為何在此的衝動，靜靜地看著。而某個孩子騎著四輪車，彎出了車道，母親在前面停下看著他，他指著蘆葦蔓生的泥土地，跟媽媽說：

「我可以玩嗎？」

後來，我沒有回家，將住在溪州的衣物、棉被，好好的清潔過。將它們曬在陽光之下。蘆葦旁種著雨傘，那是我臨時找到的，可以就近看著河水。在那個時光裡，我反覆的確認我的名字，擁有足夠的意義、足夠的說服力。否則，他人將會很難記起。

確認好整個等待裡，所有時間的位置。

日後，洋蔥撥開土。

他抹去臉上的泥土，摘下蛙鏡面罩，眼淚混合著泥水，重新滴落土地。他緩緩地走著，像是重新適應重量。全身劇痛，意識清醒。我等著洋蔥走來。

看著他身後的巨坑，想像那是——

不曾在海岸堆起沙堡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正想說出這句話，但他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意志，忍不住，回頭看了身後。

最後，暴風雨來了，黑瑪醒了過來。

黑瑪相信，自己是依靠自己，才活下來。

那個坑彎彎曲曲，像是許久沒有人發覺那樣，積滿了河水。